

學部通辨 壹冊



09137

學部通辨

自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蔽障近世學者所以
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辯者以異說重爲之蔽障而其底裏
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
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
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
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
弊而終身立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
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
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
學蔀通辯

自序

一

正誼堂

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
晚年定論自此說旣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
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蔀益以甚矣
語曰一指蔽日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
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辯也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
憤究心通辯專明一實以抉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
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
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
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
辯庶幾由此無蔀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

之真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於左
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於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
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
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
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學部通辯

自序

二

正誼堂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
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遺事屏思黜
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敝其
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溺高
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

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沈異端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

學部通辯

自序

三

正誼堂

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東粵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辯而曰此非所以
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搜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激
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蔀通
辯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
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
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蛟嶺黃公受之
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蛟公雲蛟公顧諟
庭訓憮憮時趨謂盱眙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
之侯慨然請任剗剔之役而其邑人慕崗馮子爲問序於
學蔀通辯

顧序

正誼堂

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
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
諸編及間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
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憲作而歎曰美
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
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
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旣以禪
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
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
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

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黏膩而莫解是無形之郁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郁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會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

學蘊通辯

顧序

二

正誼堂

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己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

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
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辯朱
陸者不須辯其孰爲支離不須辯其孰爲禪辯其孰爲有
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部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
而通辯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誦之惟慕崗子進而裁焉且
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
否也萬曆乙巳十二月之朔無錫顧憲成謹序

學部通辨

願序

三

正誼堂

顧序

朱陸異同之辯袒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朱右陸左陸右朱二者若不相下至近來言理諸家同聲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若不究極根底考辯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真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於天壤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充斥而爲孔孟罪人耶此清瀾陳子學部通辯之所由作也採輯羣書編次年月俾學者曉然知陸之爲禪朱之爲正學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矣余生學部通辯

顧序

一 正誼堂

也晚不獲從先生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心竊嚮往之緣其版籍灰燼好學深思者未能家尸而戶祝也敬復授梓以自附於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臬月吉日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甫敬題於榮陽公署

學部通辯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辯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學部通辯

後編序

一

正誼堂

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夫被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爲塗爲蔽已數百年學者見間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蔽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筦清瀾居士陳建謹敘

一 朱陸早同晚異之實 一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沔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迺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學部通辯

提綱

一 正誼堂

一 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底在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辯陸續編之辯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

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 一 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
- 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王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辯
- 一 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學部通辨

提綱

二

正誼堂

一 此書多剪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 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

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

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僧

宗杲宋建安崇正辯宋建寧慈湖遺書宋慈湖鶴林玉露宋

陵羅大元括蒼草木子元括蒼居業錄明餘干白沙廬

集新會陳荷亭辯論東陽盧篁墩文集道一編並

監程敏陽明文錄傳習錄並餘姚王象山學辯南海

著涇厓困知記泰和羅欽順整庵著其摘引謹按朱子

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辯朱子既沒之

後又轉爲朱陸異同之辯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
升降之大幾也蓋自周衰降爲戰國天下雖有異端
如楊墨申韓之屬非一然其爲說尙淺未足以深惑
乎人也迨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摩
西來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
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嗚呼
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之改頭換
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爲說益益精益巧乎又況重以
篁墩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爲謀益
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

學部通辯

提綱

三

正誼堂

民之耳目塗言蔽也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
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蔽也孰意近年又爲道一
編諸書所塗成三重蔽耶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
辯垂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爲禪學之所亂尊
朱子不使爲後人之所誣撤豐蔽不使塗後學之耳
目而已君子其尙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辯
提綱
三
正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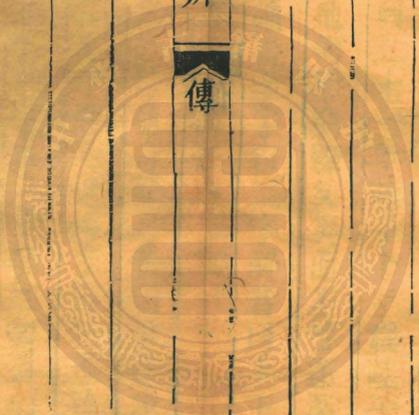
陳建號清瀾廣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著學部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於橫浦證變派於江門而中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

張夏雜聞源流錄

學部通辨

傳

正誼堂



貴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前編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
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

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

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問父

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十

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

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一 正誼堂

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

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

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

焉比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于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

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

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

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精神一

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晚至後

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汎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閒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略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之所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二 正誼堂

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間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朱子文集

按此記爲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遣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

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卽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

朱子文集

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三

正誼堂

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爲晚合得爲晚年定論邪其顛倒誣誑莫斯爲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泃泃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做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鶩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口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

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尙有二書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槩指爲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篁墩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己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爲主而於朱子之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四 正誼堂

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部大略可觀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麤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索分寸躋攀以幸其麤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馳心

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五 正誼堂

於下只於平易確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竝且倚闕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

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六 正誼堂

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卽劉屏山子輩也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亂真能陷

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

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子所以爲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晚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摩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皆本傳燈錄羅整庵困知記云近

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

七

正誼堂

時以學道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庵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昧於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誣誣人之罪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援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

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

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
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
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卽朱子以
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合後學
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
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也嗚呼傲也久矣象山以改
頭換面之術蔽障天下已數百年矣篁墩輩以顛倒早
晚之術蔽障天下又數十年矣今欲一旦辯而明之誠
不自量姑盡吾心焉韓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
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
曰棄天愚雖不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學部通辯

卷之一 前編上

八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檜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陳 栻小南分校

侯官葉世勳堯臣分校

同治五年夏
福州
正誼堂
書局
重校

學部通辯卷之一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前編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一 正誼堂

不識之不得親扣其說而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 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於鵝湖論學不合

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

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註翻

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

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

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辯只今朱子續和云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
枉籃輿度遠岑舊學相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
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

朱陸
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

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

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冰炭云

子壽名
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閒覺向來病痛
不少蓋平口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
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一一 正誼堂

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
全不爲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
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真是意

味深長也

王陽明採入
定論止此

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

錄上呈然覺其閒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
暇脫豪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
甚好其病卻足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
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
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

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朱子
文集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晚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凡譏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二也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筭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三

正誼堂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朱子文集

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爲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爲晚年定論亦是謾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一遺言無兼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

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至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爲子約耽書成病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爲無益也今篋墩陽明刪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爲有爲之言而槩以讀書爲無益者不亦誣哉朱子答汪尙書謂止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同塗竝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道一定論二編之弊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四 正誼堂

丁酉涪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

朱子年譜

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涪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明白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詆爲早歲所著之書

傳習錄

爲中年未定之說

定論序

欲盡廢之而行已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

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誣後之深也自
誣誣人之罪不可勝贖卽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
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
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置定論首篇爲序文張本
然此語非爲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
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
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
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
卻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
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五

正誼堂

爲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
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爲著述
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尙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
晚年頗病章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
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按近日
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遽信以實然而疑朱子者類
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誠爲早年之說
未定之論其俑皆作於此此部不辯誣前惑後之禍不

知何時而已愚爲此究心痛辯爲考亭訟冤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

象山年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卻肯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朱子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爲晚尤似子壽以遮蓋象山也鄙障多端辯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爲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白爲之跋稱其發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六

正誼堂

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云

朱子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畱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

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

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

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

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

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邵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

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著

哪字閉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

定本卽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

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

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監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據此書在辯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七

正誼堂

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閒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八

正誼堂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

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

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辯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乃指此爲朱子晚年尊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蔥嶺帶來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蔥嶺在西域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九

正誼堂

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攢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闢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當有勾外之請而復未遂今

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日相見復有異同否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嘗有勾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靜偏處甚害事卽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十

正誼堂

按道一編探此書爲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尙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旣自以支離爲病而陸子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冰炭日深二家譜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旣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卽同此一種見識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

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使遇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七

正誼堂

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呵矣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沽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會略見天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

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冰炭實始於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阿如前答項平父書是也厭繳紛紛競辯容忍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三

正誼堂

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子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晚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象山疑信

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甚矣此學之能
部惑高明而難於辯察也而況後世之士乎朱子於禪
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
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
而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甚矣此學之部惑高明而難
於舍棄也而況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承厥壽則終
爲所部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
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
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學部通辯

卷之二

前編中

三

正誼堂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卷答
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正思諸書
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年馳心於禪學
中年私嗜於象山晚年併排禪陸而一意正學此編三
卷乃三節也後三編則朱子晚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
實此三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三節三實無豐部之患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會

鏞鼎丹覆校

侯官董敬安敦齋分校

閩縣潘逢禧楮如分校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二終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前編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閒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一 正誼堂

悖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

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轉集故此

書有稅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

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冰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略云公英特邁往不屑

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

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埽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

道術必爲孔孟動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

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
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
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
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狹
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
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
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
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
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郡侯錢公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二 正誼堂

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

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
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
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
愈肆荆舒祠記會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
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
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

編乃指爲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者以爲晚

歲晚歲者又以爲早年誰料篁墩著書從頭徹尾顛倒

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

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

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

亡中原淪沒徽欽北狩安石階之也言之痛心織人乃

為立祠象山又從而為之記盛稱其美重為諛墓之辭

分過於人曲為庇鄉人之計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

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三

正誼堂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

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

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卻通疏

象山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

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象山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象山語類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曾點

凡其冠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即以為通疏而取

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即以為蔽錮

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

一塊真金卻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常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

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

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

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

語類

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語

類語

按語類此乃象山歿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四

正誼堂

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

朱子主敬為綴為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

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

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學會

點之狂流為莊周之變遂為禪學矣

不附合也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略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

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

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校山兄謂太

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

象山文
集年譜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之非朱子先已辯之矣至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辯而朱子答之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略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朱子文
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略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五

正誼堂

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祕及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

象山文
集年譜

己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

即非禪家所能專有況今雖偶然道及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

其所自來也

朱子文
集年譜

按朱陸辯無極歲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此辯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咎朱子年譜置鵝湖既會之後爲失其次於是以辯無極諸書列於鵝湖三詩之前定爲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云云其敘述先後極爲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六

正誼堂

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搢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羣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辯則其誑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究心通辯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

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
辯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之掩匿耶又按
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
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於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
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吾
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
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七

正誼堂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某復書又加
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並象山文集

矜悻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
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
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
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
守正當深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
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

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

無益不必深辯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朱子文集

無極之辯冰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朱子年譜

讀書不更效五年譜

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尙復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

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

合乃詆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

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日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八

正誼堂

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

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

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

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

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

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

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按陽明此節卽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

倒錯亂誣前誑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己自修平日許

多錯處皆不及改正足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

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辯有才而使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很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九

正誼堂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卻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

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卻如何恁他說得

並朱子語錄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篇是此弊

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常是兩頭明中不閉暗卽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朱子晚年看破杲老

歎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云皇

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

象山年譜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辯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十 正誼堂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

其惟大之中

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辯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

下也

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訛踵謬至

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諭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

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

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卻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爲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十一

正誼堂

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

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

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

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關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

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澁心卻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涪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七

正誼堂

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是乃告子之說

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一家冰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辯次伊川人品之辯次曾點舞雩之辯次濂溪無極之辯次顏子克己之辯次皇極講義之辯次孟子義外之辯凡此數辯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涪之所論者信矣真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於荆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

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象山年譜
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某味道書云所喻旣耐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旣耐復王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耐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卽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咄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子靜直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襯經由間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

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閒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

朱子文集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

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
論辯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
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
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干
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朱子文集

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於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
無明證者今不甚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
恐病中意思昏瞶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
學蕃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古

正誼堂

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朱子文集

按閣記卽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

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旣沒爲古人方稱氏

也

后凡稱陸氏者倣此

道一編乃以爲出於早年氣盛語健之時

編在初焉冰炭之首顛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

戒自欺而篁墩務爲欺君子不欺暗室而篁墩特著一

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鬻

題爲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

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朝
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

亡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景林廷玉劾其
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京卒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雷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
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以解紛
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
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
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
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
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
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竝
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
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
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
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郝變至此益深益妙
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視諸以
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郝淺矣噫郝障
重重日新月盛何時掃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
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
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
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

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
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
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
之計其有意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
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
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
建閣旣成因子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

朱子文集

今天下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敝朱子
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部與不部不察篁墩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共

正前堂

之部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部而究其實則朱陸晚年

冰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部則陸學爲孔爲孟察

其部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昭然灼然矣予奪縣

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部障之患古今天下何

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閒何往無之然彼

特部於一事一時而象山篁墩則部障天下後世其禍

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

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辯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年自信每病當世道

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旣各以其所

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爲永康之學朱子亦常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歲

朱子年譜

學部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七

正誼堂

按朱子一生倦倦以訂釋經書辯明雜學爲己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篁墩造爲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辯排雜學者皆爲覆瓿自王陽明有朱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爲蕪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耶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於訐直耶傷於好辯好勝耶曰此誠建之巖癩也建平生惡人爲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

賢處未嘗不爲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籲其冤而無
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故著爲此辯以籲考亭之冤
申儒釋之辯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爲所欺惟
恐其辭有未盡辯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訐直爲好辯好
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
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
巖滄浪亦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
使其辭說沈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
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子之言知言
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
學菴通辯

卷之三

前編下

大

正誼堂

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據信道一編而吾獨辯之以管窺
而妄議道學以么麼而僭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
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
乎



侯官楊俊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侯官江鵬程搏九分校

侯官鍾大鈞笠雲分校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後編上

此卷所載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勘破禪陸根本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蠹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一 正誼堂

右於此無乃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 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窳見大意 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為證以此也大慧語錄楞嚴圓覺皆禪宗佛要

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

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
爲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底裏窮象山之
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是象
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並朱子語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爲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

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

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二 正誼堂

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

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

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其言

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

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卽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

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

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爲修鍊精神計及其

積久也精神凝聚激瑩豁然頓悟則自以爲明心見性

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爲也漢書

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
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
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
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
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三 正誼堂

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
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

此一路 並象山語類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爲禪學無所逃
矣象山每以孔孟爲辭今考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
人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
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
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僞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

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象山語錄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四 正誼堂

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象山年譜

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象山語錄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眞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爲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非是眞入不二法門也耶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亶亶之意須

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窮究磨鍊一朝自省

並象山語錄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

人乃亦以磨礪精神誣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

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歐

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

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又嘗謂讀書須是就血脈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

解字更不求血脈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

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脈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

者為所遮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

學菑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五

正誼堂

詹阜民記象山學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

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以照物而已他日侍

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又因此無事而坐

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激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

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賸子而已因謂

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

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

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

象山語錄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

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卽達摩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
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微
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
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卽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
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徧隴頭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按此卽
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考察洙泗言仁書終
不知仁卽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徧隴頭雲也因膜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六

正誼堂

曰澂心而始解卽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也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
道而言也孟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
視阜民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
誣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享事實之樂
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
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
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
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

安坐瞑目澂心之說然後知其事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爲象山之所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己是分明說了也少閒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

象山語錄

學語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七

正誼堂

按此卽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強合一也鏡中觀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畱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陸先生卽揚聲答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卽本心也慈湖聞之忽

覺此心澂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
卽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
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己而沿檄宿山閒觀故書猶疑終夜
坐不能寐天瞳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卮
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
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
不動如鏡中象矣

慈湖遺書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
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照融記曰心之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八 正誼堂

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畢見其中
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
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
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心也人心澂然清明如鑑萬象
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於水鑑之
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
智所謂識心見性卽識此見此也慈湖烏得妄指爲仁
爲道爲孔子之學耶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可

玩弄如此謬妄推援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
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
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
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
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
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亦卽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
助之問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
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
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九 正誼堂

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

朱子文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受業
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謂萬物在吾性
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
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
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
晦所見蓋卽同慈湖也朱子以此書答之而子晦大悟
其失復書曰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某昔者閒居
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

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
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
大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愚按子晦鑑影之說尤
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陸學遺說按陸學遺說三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
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弄精神也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
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
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聖賢
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
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因知記詩云鏡中萬
象原非實心裏些兒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
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
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
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
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
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
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體如此廣大孔叢子曰心之精

神是謂聖卽達摩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
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我心我答汝卽是我心汝
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卽
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
星辰卽是我四時寒暑卽是我山川人物卽是我風雨霜
露卽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
而實一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

慈湖遺書

按此卽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援儒佛尤明象山嘗因
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

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

學菴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十一

正誼堂

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脈惟象
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主慈湖輩
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
師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
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
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卽象山慈湖宗祖
橫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
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遁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礪去圭角浸潤著

光精與天地合其德

云

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並象山語錄

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湖反

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日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

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

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慈湖遺書

慈湖此語即佛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即以神識為不

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白沙謂神

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即此也按象山講學好

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三 正誼堂

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

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

同壽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

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

乾乾收拾於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

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

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

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佛氏只是話箇

大話謾入陸學即同此弊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忽覺
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
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激然清明一日因觀
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書夜寢心愈寤不寐
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寤者埽迹絕影流
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

慈湖遺書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爲禪益彰羅整菴云余
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語爲答云
佛在庭前柏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
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禪家證道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七

正誼堂

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
言語始覺其非朱子答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
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
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
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梭山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發常
聞鼓聲震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象山年譜

天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日瓦
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梭山此語終亦引

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誌語始發象山之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後寐中間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嘗若有一物及一再聞某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

慈湖遺書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十四

正誼堂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祖也

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閒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悟一皆是夜皆夜臥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京師之悟亦然餘不無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奈何指此為識心見性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閒形影恍惚也

高其子跋四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人為

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閒
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並象山語錄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下文
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卽同宿無靈骨本禪語

楊慈湖與馮氏妹辭云吾妹性質靈明觀古默契靈覺天
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是垂芳千古婦而能覺古惟太
似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
氏母子及吾妹斯某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
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五 正誼堂

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慈湖遺書

朱子嘗答陳正己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

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爲靈

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輟耕錄襄州居士龐蘊

妻龐婆學家修禪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

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蘊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

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

達磨明稱龐氏明祖述孔叢子僞書之言明說鑑象反

觀黑幕流汗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

一語不肯如此道矣此三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神虛

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

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間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

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

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為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神之

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每教學者

一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民無事安坐瞑

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如宇宙字義之省下

學節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六 正菴堂

樓扇訟反觀黑幕鼓聲之覺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

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

本也從前遮掩術行雖老師宿儒為所惑此編除去遮

掩專究骨髓其禪不待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

反以害之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象山語錄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包此

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答人書云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

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

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
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
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
其中矣愚按陽明此論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
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
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老子曰
谷神不死谷者養也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
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朱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耳

莊子曰至道之精窈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七

正誼堂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辭文
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楨
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
弄卒歸自私與釋老同也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
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
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辨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
之爲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

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二十里云平日極

惜精力不肯用以畱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

不堪象山語錄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

云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

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惜

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陸子答涂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濫

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以足下之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六 正誼堂

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併以究斯義

象山文集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人多

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魂魄強魄盛費一

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

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

趨之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

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朱子語類

接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象山文集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象山語錄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元

正誼堂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援從來文字無此樣轍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盍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日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裡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曾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

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若販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並朱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

朱子語類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儒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學部通辨

卷之四 後編上

三

正誼堂

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晁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

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之教子韶所闢非小矣朱子雜學辯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困知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三

正誼堂

按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答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眾口豈真有意

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此弊陽明之集
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賢聖之言何不幸而爲後人
飾已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云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
何人辨真僞愚辨陸學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
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皆好
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換不害其爲誠
慤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
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以聖
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因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
學部通辯
卷之四 後編上
三 正誼堂
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
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歎
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福州林 琅竹脩分校

福州劉汝瑚友珊分校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四終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後編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

吳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曾中覺快活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一

正誼堂

否伯敏答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

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即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即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在處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己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

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畱一些方得

並象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卽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胷中常存

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二 正誼堂

其中不知聖人胷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

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

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

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仲弓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閒引惹都不起不動

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閒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

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學菴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三

正謹堂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

並象山語錄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爲完養精神之地朱子嘗謂

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畱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

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

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

大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同朱子常謂冷淡生

活卽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正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
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道篇云水靜則
明燭鬢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
此以南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之道也以
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
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禪
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四

正誼堂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靜善
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臥輪禪師云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對鏡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某禪師云但能
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又曰無心卽
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摩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
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鑑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
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
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

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懋湖則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離出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象山語錄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尤悖

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象之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五 正誼堂

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卽佛氏直取無

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惡能害心善亦能害

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卽慧

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

嘗謂心不可泊一事等語皆卽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

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

然無疑故曰同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

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會不知詳細處未可

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已知道夫子
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

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卽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
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
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
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麤迹
事爲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
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
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
戾悖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
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爲末猶可只說
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
讀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
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
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蔥嶺帶來達
摩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考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
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

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
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
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激心
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
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
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
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
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己欺人而近世
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辯終編尤詳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七

正誼堂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讀書不必窮索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
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
神徒損傷寄語同游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
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並象山語錄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
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

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八

正誼堂

處卻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

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爲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

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彙年而卒未得焉於
一 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
之體隱然呈露嘗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
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册也愚按不靠書册惟
在端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卽說
鏡象之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
容禪會亦切崇正辯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
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學語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九

正誼堂

陸子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
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
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略有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

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並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腳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
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
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不識字之
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

常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
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
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
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
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尙虛無乃以六經爲聖
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爲美談至教與象
山註腳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象山語錄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十

正誼堂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矜恠
自高氣象宛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
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言其弊皆象山
始傳鐙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
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
註腳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識度
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
正爲陸沈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
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腳又爲陸沈甚矣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
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
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
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簞人匄夫而猶指其記籍
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爲
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腳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
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
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

學菴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十一

正誼堂

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上之好高欲
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
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接近世宗
尙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
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
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
之也使其自幼卽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
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澂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
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

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
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
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願乃先
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
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
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
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
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
其書也

朱子文集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天理人心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偏中

十一

正誦堂

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

傳鐙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

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

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

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某老不以爲然

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卽與僧

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

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

子答汪尙書卽磨磚之誚也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

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與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朱子文集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略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卻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迹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三

正誼堂

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

並朱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鉤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閒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駕鴛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閒到那緊處時又卻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

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著

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

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辯書疏皆翻謄改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鍼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爲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其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爲所誤耶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古

正誼堂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咸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辯明

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畫出一箇聖人愚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疏略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

書正說學者疏略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五

正誼堂

其私者固莫道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疏略輕信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

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辯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之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

朱子語類

接近世學者辯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疏略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尙被他遮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去

正誼堂

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是只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辯陸之要也何謂辯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辯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常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難乎遮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辯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子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

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
同不待辯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
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辯矣若不辯陸學與儒佛同
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葉非根本之論矣多
此一重辯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辯陸學只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未嘗
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
卽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
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辯之
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七

正誼堂

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
多疑朱子冤陸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昔
達磨將滅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
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
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路
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
鄙矣朱子嘗謂象山卻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
山一部禪矣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

後編下

此卷所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饒新仲卿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五終

學部通辯

卷之五 後編中

正謹堂



閩縣饒新仲卿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郭矣朱

山一部禪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後編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狂失心之弊其禪

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
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惟義惟公故
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
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

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辯判然矣

象山文集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一

正誼堂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
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
有義利不同只初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
皆空

朱子語類

按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

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
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
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按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

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未異

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眞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証嚇眾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象山語錄

此語卽是同前意此一物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卽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卽此一種議論

按道一編指答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筆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二

正誼堂

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因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麤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辯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

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閒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

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
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
無不管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
服將反脣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爲萬物主吾性
周法界吾光明寂照徧河沙吾之道殆無不該備無不
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
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
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
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三

正誼堂

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
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
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
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
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汝欲學佛
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
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母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
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母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
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

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需時異年曰子無求其異同於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
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箇爲異
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
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倣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
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
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象山語錄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
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
之猶未見其排老氏則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象山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四 正誼堂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閒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
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
倣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
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
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
云不曾行得說這閒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
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
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爲形
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

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卻好縛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卻是這閒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

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

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很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爲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爲閒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二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五

正誼堂

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辯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強辯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澁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倨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徧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

庭建臧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
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
不詔而仰成豈不美哉

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釋氏之法敎崇無君
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
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
弟士大夫學效之顛倒錯亂尙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
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
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六

正誼堂

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
所能辯子細向腳跟下點檢豈能自謾

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
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知斥責而
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
舌所能辯嗚呼髮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尙何道耶
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
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
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

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誠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釋氏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己得祠曹牒髡髮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

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崇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七

正誼堂

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偃偃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

子淵後以喪心死

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呀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

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

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弟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悟者果何道也

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八

正誼堂

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豎髡削效僧徒子淵詩偈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高弟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何近世咸爲所蔽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忿紛起恣

意猖獗

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諭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有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憂之

朱子文集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九

正誼堂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學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麤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

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

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

學菴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十

正誼堂

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

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耶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腳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
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
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
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
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卻一向任私意做去全
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

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
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
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學菽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七

正誼堂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
去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
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審事不審事

朱子語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
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審事近世儒者
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
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

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

並朱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十一 正誼堂

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陷溺者多

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爲害今此編三部既

辯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關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

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
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
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

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
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

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
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眾說不令
相傷其實都曉不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
也愚按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
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
舉永嘉陳止齋傳良也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七

正誼堂

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
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

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像曰儒者曰

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

百世師山鄭氏曰

名玉歛人說見道一編

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

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曾

陸赤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

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違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爲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耶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四

正誼堂

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答潘書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

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

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

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弟傳

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

日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

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

同日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耶曰固然也象山不

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辯卷之六終

學部通辯

卷之六

後編下

五

正誼堂

